

# 繫詞「是」起源的再討論<sup>1</sup>

陳雙新\*

自1937年王力《中國文法中的繫詞》一文發表以來，繫詞「是」的來源問題一直成為古漢語語法學界爭論的熱點，有關的專門討論文章不下十五六篇。<sup>2</sup>目前，語法學界基本的看法是先秦已有繫詞「是」，地下古文字資料的出土和引用更增加了這一認識的可靠性。但繫詞「是」怎麼來的問題仍然懸而未決。

—

綜觀前人的研究成果，大概有繫詞「是」起源於指示代詞「是」、形容詞「是」、語氣詞「是」和副詞「是」等幾種觀點，而以第一種影響最大。王力最先提出「是」字是由指示代詞發展為繫詞的，後來馬忠、周法高、潘允中、敖鏡浩、郭錫良等人都贊同此說。<sup>3</sup>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在肯定先秦漢語中沒有繫詞「是」的前提下推衍出的結論，徐德庵、洪成玉、洪心衡等人對此有多角度的辯駁，<sup>4</sup>本文大致贊同他們的評述，此不重複。

形容詞「是」來源說是洪成玉提出來的，董希謙亦持此論。<sup>5</sup>洪成玉說：「形容詞『是』同判斷詞『是』不論在詞匯意義上，還是在語法功能方面，都十分接近。」這種看法也是值得討論的。我們知道，形容詞「是」的詞匯意義是確認事物「正確」而與「錯誤」相對的一

---

\* 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 1 「繫詞」之稱是否恰當姑且不論，當今學者多稱「判斷詞」，我們因為王力的首次發現，仍以「繫詞」稱之。
- 2 參閱郭錫良：《關於繫詞「是」產生時代和來源論爭的幾點認識》，載《王力先生紀念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頁222。
- 3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353；馬忠：《「是」的用法演變》，載《語法論集》第三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頁55；周法高：《中國語法札語（五）：繫詞「是」的起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4本，頁252-58；潘允中：《漢語語法史概要》（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年），頁194；敖鏡浩：《論繫詞「是」的產生》，《語言教學與研究》1985年第2期，頁29；郭錫良文同注2。
- 4 徐德庵：《上古漢語中的繫詞問題》，《西南師院學報》（社科版）1981年第3期，頁99；洪成玉：《判斷詞「是」的來源》，《河北師院學報》（社科版），1980年第1期，頁26-28；洪心衡：《〈孟子〉裏的「是」字研究》，《中國語文》1964年第4期，頁291-92。
- 5 洪成玉文同上；董希謙：《古漢語繫詞「是」的產生和發展》，《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1985年第2期，頁106。

種認識，而判斷詞「是」是就兩種事物的關係的肯定，沒有很實在的意義。語法功能上二者也有很大差別，繫詞「是」之後一般都是名詞性成分，前後二者有同一或種屬關係，形容詞「是」或帶代詞賓語或單獨作謂語，主賓之間不存在同一或種屬關係。<sup>6</sup> 因此洪說仍然欠妥。

語氣詞「是」來源說的觀點影響很小，由趙立哲、倪祥保等人提出。<sup>7</sup> 與前幾說比較起來，語氣詞「是」在詞匯意義和語法功能上與繫詞「是」差別更遠，說是繫詞「是」的來源幾乎不可能。

洪心衡的副詞「是」起源說留待下文研討。

這裏還應該提到的是洪誠提出的「南北朝以前的繫詞應分兩種：一種是語氣繫詞，一種是純粹繫詞。純粹繫詞產生於語氣繫詞」的觀點，<sup>8</sup> 這種說法實質內容與我們後文的觀點有相似之處，但我們不贊同。

## 二

甲骨文、金文是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成體系的文字材料，最能反映當時語言的原貌，不似傳世典籍經歷代傳抄而常有訛衍脫錯或後世追記之作羈入其中而致真偽莫辨，因此研究上古漢語，甲、金文乃年代有定、確鑿可信的第一手材料。

就現有資料來說，甲骨文中還沒有「是」字。如果考釋不錯的話，它最早出現在西周康王時期的沈子簋中，西周後期又有一些，春秋戰國時則大量出現。筆者遍檢兩周金文得「是」字用例四十九個，<sup>9</sup> 而西周只佔其五，可見它所在的發展階段。從「是」字的最早形體和用法來看，《說文》中關於「是」字形體的分析 and 字本義的解釋並不可靠，因此一些以此為出發點的推論其可信性都有疑問。據我考察，「是」在西周時已用為副詞和指代詞，東周時這兩種用法都很常見。這種副詞用法直接導致了繫詞「是」的產生；而「是」的副詞用法本身又是受到更早期相同用法的其他詞的影響。

這裏有必要說一下上古的詞類劃分問題。古人對詞類的概念並不清晰，在表達思想時，常會借用一些原本有具體所指的詞去記錄要表達的意思。比如甲骨文「東方曰析」、「絲雨隹若」中的「曰」、「隹」，這些詞在今天看來有人稱語氣詞，有人稱副詞，有人稱

6 參閱趙華倫：《判斷詞「是」來源初探》，河北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7 趙立哲：《再論先秦時代的繫詞「是」及其發展》，《遼寧大學學報》1959年第2期，頁54；倪祥保：《先秦漢語繫詞識小》，《蘇州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頁58。

8 洪誠：《論南北朝以前漢語中的繫詞》，《語言研究》1957年第2期，頁20。

9 在統計時，同銘器中的相同句子只算一例，如臧孫鐘同銘器九件。「子孫孫永寶是從」出現九次，我們只計一例。

繫詞或判斷詞，其實在當時，它們並沒有固定的詞類，古人只是用來表達一種確認、肯定或強調的意思。在詞類的劃分問題上，有人主張上古漢語詞無定類，我在總體上不贊同這個觀點，但也承認其局部的合理性。不過為便於討論，我傾向於將它稱為副詞，但不是一般的副詞，其特殊性在它所表達的意思和帶有或多或少的繫詞的特點。

「隹」是甲、金文中用得較多的一個詞，有人對它做過系統的研究，<sup>10</sup> 下面從甲骨文、金文、先秦文獻中選取幾例略作分析：

冥，不幼，隹女。（《甲骨文合集》14002）

癸亥卜，行貞：絲雨隹若？貞：絲雨不佳若？（《殷墟文字乙編》2285）

余命汝司台鄴陶，或徒四千，為汝嫡寮……伊小臣隹輔，咸有九州，塙處之都。<sup>11</sup>  
（叔夷鐘）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詩經·小雅·采薇》）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尚書·泰誓》）

上面這些例中的「隹（惟）」都不能解作語氣詞，也不等同於後來的繫詞，而是既表現出有肯定、強調意味的副詞性，又有聯繫主語的繫詞性。叔夷鐘一例給我們很大啟發，上文云「為汝嫡寮」，下文云「伊小臣隹輔」，「為」和「隹」互用，這個「隹」不是「惟德是輔」的「惟」，<sup>12</sup> 如果它是語助詞，意思就變成「輔伊小臣」，因為「惟德是輔」等於「輔有德者」。這個「隹」與「為」義同，請看：

大啟爾宇，為周室輔。（《詩經·魯頌·閟宮》）

寧武子為輔。（《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伯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荀子·成相》）

可見，「隹輔」就是「為輔」。不少人把這種「惟」、「為」乃至先秦文獻中類似用法的「乃」、「即」、「曰」、「謂」等都看作繫詞。<sup>13</sup> 我認為將它們稱為繫詞為時過早，從總體上看，仍應納入副詞的範疇，但無疑已部分具有了繫詞的某些功能和特點。繫詞「是」的

10 參閱張玉金：《甲骨卜辭中「惠」和「唯」的研究》，《古漢語研究》1988年第1期（創刊號）；管燮初：《甲骨文金文中「唯」字的用法分析》，《中國語文》1962年第6期；趙誠：《金文的隹·唯（雖、誰）》，「紀念容庚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論文（1994年）。

11 為便於打印，所引古文字皆用寬式，下同。

12 金文中的「隹」、「唯」，《尚書》中的「惟」，《詩經》裏的「維」，《左傳》、《論語》裏的「唯」都是一字之不同寫法。

13 徐德庵：《上古漢語中的繫詞問題》；陳夢韶：《漢語從上古即有繫詞論》，《廈門大學學報》（社科版）1962年第4期；任學良：《判斷詞「是」見於先秦說》，《杭州師院學報》（社科版）1980年第2期。

產生正是先加入了它們的行列，在獲得某些類似繫詞的特性後擊敗和它同類的其他詞而成為真正的繫詞的。

在「是」字始見的沈子簋中，它就用為副詞：「懿父乃是子〔慈〕！」<sup>14</sup>「是」在這裏作指代詞是講不通的，它與前面的「乃」都是副詞共同修飾後面的形容詞謂語「慈」，肯定中又有強調的意味。下面兩例它的副詞用法則更為明顯：

無唯正昏，引其唯王智，乃唯是喪我國。（毛公鼎）

嘉是佳哀成叔。（哀成叔鼎）

《尚書·洛誥》「乃時〔是〕惟不永哉」與毛公鼎「乃唯是喪我國」句法極為相似，「唯是」和「是佳」詞序顛倒，都表示確認和強調的語氣，可以看作是同義副詞連用位置可以互換。<sup>15</sup>「是唯」在文獻中或作「實維」、「時維」、「惟是」、「惟時」等，<sup>16</sup>皆同義。

東周時期，「是」的這種用法更為靈活：

丕顯穆公之孫，其配襄公之妣，而鍼公之女，孿生叔夷，是辟于齊侯之所，是恣龔濟。（叔夷罍）

保其孫子，三壽是栒。（晉姜鼎）

子子孫孫，世世是若。（徐王罍鼎）

佳朕皇祖文武，超祖成考，是又〔有〕純德遺訓，以施及子孫。（中山王響方壺）

佳吾老闕是克行之。（中山王響鼎）

晉姜鼎裏的「三壽是栒」，宗周鐘作「參〔三〕壽唯栒」，「唯」和「是」互用，都是表確定語氣的副詞。「世世是若」我不認為是賓語提前，《詩經·大雅·烝民》中有「天子是若」，《小雅·大田》中有「曾子是若」，邵大史申鼎有「子孫是若」，都是相同用法，似乎「是若」已成為一個常語，表達順順利利的意思。這裏「是」是表肯定的副詞，唐珏明說：「西漢以前，大凡『是』字後面所聯繫的是動詞性或形容詞成分，則這個『是』字通常應理解為副詞。」<sup>17</sup>也就是說把它理解為「寔」或「實」，《爾雅·釋詁》「寔，是也」，《淮南子·修務》高誘注「是，實也」。

可是以肯定地說，「是」的這種用法並不是它的本義。從文字學角度來說，它與類似

14 審慎者因銘文略有殘缺而未敢遽定，根據已有筆畫和字形的結構規律，我們認為釋「是」字可從。

15 張振林認為毛公旅鼎中「毛公旅鼎亦唯簋」和這兩例中的「佳」具有繫詞功能，「是」的繫詞用法正是通過「是唯」或「唯是」連用，受「唯」的影響所致。見《〈毛公旅鼎〉考釋》，「紀念容庚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討論會」論文（1994年）。

16 參閱張政娘：《哀成叔鼎釋文》，《古文字研究》第5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17 唐鈺明：《上古判斷句辨析》，《古漢語研究》1993年第4期，頁12。

可是以肯定地說，「是」的這種用法並不是它的本義。從文字學角度來說，它與類似用法的「佳」、「乃」等都是假借字，其本義仍然待考。

「是」字的這種用法在後來歷代作品中仍時有所見，限於篇幅，下面略舉數例：

樂只君子，德者是茂。（《詩經·小雅·南山有臺》）

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孟子·滕文公上》）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尚書·金縢》）

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祆是生于亂。（《荀子·天論》）

天之生是使獨也。（《莊子·養生主》）

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呂氏春秋·季冬紀·序意》）

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新序·節士》）

上述現象當是「是」字早期副詞用法的延續，以至於現代漢語中還常如此使用。但如果認為現代漢語中「分布在各種情況中的『是』都是一個副詞」，<sup>18</sup> 則又將它的這種用法擴大化了。

當「是」字的這種表確定語氣的副詞用法成熟時，它向繫詞的轉化是極容易的事，洪心衡說：「因為『是』可用作表確認，加強語氣，而經常用在作謂語的動詞、形容詞或名詞及其詞組前邊，因此到後來就產生了一般所謂繫詞『是』的用法，經常用來連繫主語和名詞謂語，而不重讀了。」<sup>19</sup> 這個結論之所以沒被學術界接受，主要因為洪文中只是揭示了《孟子》及同時代文獻中「是」有用作副詞的現象，沒有詳細地進一步論證，沒有找出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繫。

18 姚亞平：《「是」字詞性辨》，《江西大學學報》（社科版）1981年第4期，頁88。

19 同注4洪心衡文，頁294。